

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

計劃編號：N S C 88-2411-H-032-004

執行期限：87 年 8 月 1 日至 88 年 7 月 31 日

主持人：周彥文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

E-MAIL:yenwen@mail.tku.edu.tw

一、中文摘要

本計劃名稱為「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研究」。研究之內容，以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之異文相互比較為主。

在版本的選取上，則以市面上最易見到、最通行的版本為主：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是以世界書局的排印本為底本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則以藝文印書館據「浙本」影印的版本為底本。

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(按以下簡稱為《簡明目錄》)與《四庫全書總目》(按以下簡稱為《四庫總目》)兩者之間異文之互勘，以「提要」為主要對象；至於書名、作者、卷數或其他相關條目之有異者，亦皆一併註明之。

由於《簡明目錄》與《四庫總目》之來源各異，所以兩者之間在資料上與學術觀點上之差異頗大。今列出其差異項目，並舉例如下：

(一)·資料或數據上之差異：

- 1·書名有異：如子部儒家類，宋真德秀撰《西山讀書記》，《四庫總目》作《讀書記》。
- 2·卷數有異：如子部農家類，明朱橚撰《救荒本草》，《簡明目錄》作二卷，《四庫總目》作八卷。
- 3·作者有異：如子部小說家類，《開天傳信記》一卷，《簡明目錄》作唐·

鄭棨撰；《四庫總目》則作唐·鄭棨撰。

- 4·統計數量有異：如經部易類，《簡明目錄》總計有一百五十八部、一千七百七十七卷；而《四庫總目》則為一百五十八部、一千七百三十七卷。
- 5·收錄有異：如《簡明目錄》於經部四書類中，載錄有宋代石敦所編的《中庸集解》二卷；但是此書在《四庫總目》中並未收錄。
- 6·分併有異：如經部樂類中，《欽定詩經樂譜》三十卷、及《樂律正俗》一卷兩書，《簡明目錄》是將之視為兩種，分別各撰有一篇提要；可是《四庫總目》中卻將此二書合為一種，只撰有一篇提要。
- 7·案語之有無有異：如史部正史類的《史記正義》一百三十卷，《簡明目錄》在該書提要之後附有案語，可是《四庫總目》該書提要之末卻無案語。
- 8·隸類有異：如史部地理類中，《皇清職貢圖》九卷一條，《簡明目錄》入之於都會郡縣之屬中；但是《四庫總目》則入之於外紀之屬。
- 9·次第有異：如子部類書類中，《簡明目錄》載有《翰苑新書》及《韻府群玉》兩書；《四庫總目》中此兩書

之次第相反。

(二)·學術觀點上之差異：

本計劃之重點，即在呈現《簡明目錄》及《四庫總目》之間學術觀點上之差異。由於內容繁多，故僅就經、史、子、集中各舉一例以說明：

- 1·經部：如禮類中所載清·黃宗羲撰《深衣考》一卷，《簡明目錄》之提要說該書是：「其說皆自生新義，不主前人……」所論持平，並不含有褒貶的意味；可是《四庫總目》的提要卻說：「宗羲經學淹貫，著述多有可傳，而此書則變亂舊話，多所乖謬。以其名頗重，或恐貽誤後來，故摘其誤而存錄之，庶讀者知所決擇焉。」則對此書全用貶辭。兩者之間，評價之差距甚大。
- 2·史部：如傳記類中所載宋·杜大珪編《名臣碑傳琬琰集》一百七卷，《簡明目錄》認為該書：「皆全載原文，以待後人之論定。較以當代之人，權當代之流品，曲徇愛憎，徒釀朋黨者，其用心相去遠矣。」可是《四庫總目》卻認為該書：「蓋時代既近，恩怨猶存，其所甄別，自不及後之公。此亦事理之恒，賢者有所不免，固不能獨為大珪責矣。」所持觀點完全相反。
- 3·子部：如術數類命書相書之屬中，載遼·耶律純撰《星命總括》三卷，《簡明目錄》認為：「術數之書，凡稱古名人著述者，百無一真。純不知為何許人，似尚實出其手。」但是《四庫總目》卻說：「遼代貴仕不出耶律氏、蕭氏二族，而遍檢列傳，獨無純名，

殆亦出於依託也。」是則《四庫總目》認為該書是一部偽書。

- 4·集部：如詩文評類中載宋·司馬光撰《續詩話》一卷，《簡明目錄》將該書中收錄梅堯臣病死一事，評為：「宋人詩話往往體參小說，此其濫觴也。」但是《四庫總目》中對此卻頗為曲飾：「惟梅堯臣病死一條，與詩無涉，乃載之此書，則不可解。考光別有《涑水紀聞》一書，載當時雜事，豈二書並修，偶以欲筆於彼冊者，誤筆於此冊歟？」

按《簡明目錄》與《四庫總目》提要中之差異現象十分繁雜，此處但就此現象各舉一例以說明，其餘所有之異文，皆以表格型式呈現之。

二、緣由與目的

《四庫全書》為清代乾隆年間由官方所編的叢書，也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套叢。這套叢書雖然蒐羅豐碩，可是它是有選擇性的，所收書籍往往代表並符合了當時清代官方所認定的學術價值標準。由於全套叢書規模龐大，且不易從原書中一目瞭然的看出官方的學術主張，所以以撰寫「提要」為主的《四庫總目》遂應運而生。該總目提要的撰寫，並不是只在簡單介紹書籍的作者和內容，而是以提出一書之主要學術主張，並加以批判為主要目的。因此，《四庫總目》其實就是一部具體而微、釐清書籍所屬部類及學術主張的中國學術史綱要。

若是該總目的學術觀點頗為統一，此書應該就沒有疑義。可是問題就在於此，由於《四庫全書》編輯的時間過長，篇幅

又過於龐大，再加上歷來官方和民間有許多不同的版本問世，於是總目提要的內容就出現了許多變數。除了文字、數據上的差異不計之外，有不少提要會因不同的版本而有不同的學術主張。這個現象，雖然帶給後人不少困擾，但也給研究者帶來了很大的研究空間。

在此變數之外，又更複雜的牽涉出了《簡明目錄》的問題。當年《四庫總目》初次編輯完成之時，乾隆皇帝深覺該總目的篇幅仍然太大，於是又下令再將總目濃縮成《簡明目錄》。後人大多以為，《簡明目錄》必定是從《四庫總目》簡化而來，可是事實上或許並非如此。當前目錄學的權威昌彼得教授就曾經主張：《簡明目錄》應該不是從總目簡化而來。根據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，及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的上諭²，所有的書籍在蒐羅納入宮廷時，都先要有一份簡單的「簡明略節」，以說明該書的內容及優劣。如果這個「略節」就是《簡明目錄》的根本來源，那麼問題就更趨於複雜了。因為諸書的來源不一，獻書者的觀點不一，在這種情況下所寫的「略節」，其內容當然不可能有統一的觀點和學術主張。

以此推之，不但《簡明目錄》本身的學術觀點就已經是一個值得考察的對象，《四庫總目》和《簡明目錄》之間的差異性，更是值得作交錯對比研究的，它可以說是後人研究清代中期學術史的最基本的史料之一。

在做這項十分龐大繁瑣的學術研究之前，又應以資料的排比羅列作為基礎工作。是以本計劃乃選取《簡明目錄》與《四

庫總目》之異文相互比較，作為日後精進研究此一學術領域之基礎工作。

三、結果與討論

經過詳細之比較，並將所有異文列出後，可以看出《簡明目錄》與《四庫總目》之間的差異極大。不僅是在卷數、次第、總數量、體例、所收錄的書籍種類等基本資料上呈現出差異而已，最主要的，是在學術觀點和評價等關鍵問題上，亦呈現出巨大的不同。按《四庫總目》是否出於紀昀一人之手，已是備受爭議之事；《簡明目錄》雖然由永瑤掛名總裁其事，可是顯而易見的，此書一定不止出於永瑤一人之手。再加上《四庫全書》編纂的過程極長，其間史料又不是十分完備，所以《簡明目錄》究竟是何時何人之作，頗待詳考。

清代乾隆時期，正是整個清代學術理念架構的重要時代，多起重大的文字獄，也是間接由編纂《四庫全書》產生。一部書籍的收錄與否，及其學術觀點之建立，往往有極為重大的關係。若能就《簡明目錄》與《四庫總目》之間的學術差異現象詳加探究，或可進而釐清清代中期學術流變的過程。

其次，由於兩書之間的差異甚大，藉此或可證明，《簡明目錄》與《四庫總目》之間並非只有繁簡之傳承關係而已。甚至可說，此兩書其實可說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學術系統。其在來源上及撰著背景上之問題探討，實為另一值得再進一步研究之課題。

四、計劃成果自評

¹ 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，著有《中國目錄學》。台北市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6年9月。

² 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的《纂修四庫全書檔案》。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7月。

本計劃原訂目標即屬於「基礎研究」。由於《簡明目錄》及《四庫總目》皆有多種版本，實在無法一次完成各種版本之對勘，故在計劃申請之初，即已註明此次之研究以各選一種版本為研究對象。

在計劃執行過程中，擇定世界書局版的《簡明目錄》與藝文印書館的《四庫總目》，將全書逐條比對，凡有異文者，皆以表格列出，共得六百餘條。可謂執行成果與原計劃預定達成之目標完全相符。

此一研究成果，只需稍加分類歸納，即可供研究清代學術史、四庫學、或中國文獻學者直接利用。

此成果又可供作研究範例使用。若將《簡明目錄》及《四庫總目》其他版本之異文逐步納入此成果中，則《簡明目錄》或《四庫總目》之纂修考、版本考等，亦可嚴事。是故此一研究成果，應頗具實用價值。

五、參考文獻

本計劃旨在擇定特定版本，對勘《簡明目錄》與《四庫總目》之內容，故外圍參考書籍較少取用。執行過程中所利用之參考文獻如下：

- 1．文淵閣本《四庫全書》光碟版。香港，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1998年。
- 2．清·永瑤等編，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。台北市，世界書局，1960年。
- 3．全上。台北市，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年。
- 4．全上。台北市，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原鈔本，1983年。
- 5．清·邵懿辰撰，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

注。台北市，世界書局，1977年。

- 6．清·紀昀纂，四庫全書總目。台北市，藝文印書館，1974年。
- 7．全上。台北市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5年。
- 8．全上。台北市，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武英殿本。1983年。
- 9．全上。北京市，中華書局整理本，1997年。